

不想当 名「家」

● 许家祥

我退休后有个重大发现,熟悉的老朋友们个个事业有成,成名成家了:有书法家、画家、摄影师、诗人、歌唱家等,参加会议或公益活动时,几乎无人不“家”,与千家万户的“家”有得一比。

本人喜欢写点“豆腐块”,写了几十年,多年媳妇熬成婆,被尊称为杂文家或著名杂文家。开始听着不习惯,慢慢地听起来比较舒服。再后来看到凡退休者大都成家,便觉得这个“家”太多太滥,当不当都无所谓。

尤为让我困惑的是,好多中年人、青年人也成了这家那家,甚至幼儿园的小孩子都成了“小歌唱家”、“小舞蹈家”、“小画家”、“小钢琴家”,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家’梨花开”。

“家”是“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有丰富实践经验及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一般指学者、专家等。当今的“家”有“专门学识”的不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也不多,与专家学者差距较大。比如不少人叫

我杂文家,其实也就是叫一叫而已,我自己心里如明镜似的,顶多算个杂文作者,与鲁迅那样真正的杂文家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朋友们叫我杂文家,我觉得挺受用,久而久之,真以为自己就是杂文家,甚至是著名杂文家,到处散发杂文家的名片,以杂文家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以著名杂文家的头衔到公众场所演讲、作报告,就会贻笑大方。

因为,我发现一个规律,“家”这个头衔,往往与主观愿望成反比,一个人越想成家,越难以成家;名头越响,水平越低;自我感觉越好,公众评价越差;宣传越多,越没人当回事。我有个邻居喜欢书法,很多人叫他书法家,但我觉得他就是个书法爱好者,水平一般。可他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到处题词、给人送字、讲书法课,自己花钱买了一个中国书画家协会(民政部公布为山寨社团)副主席的头衔,还自己为自己开“书法作品研讨会”,自己筹办自己的作品展览。而展出的作品呢,有点惨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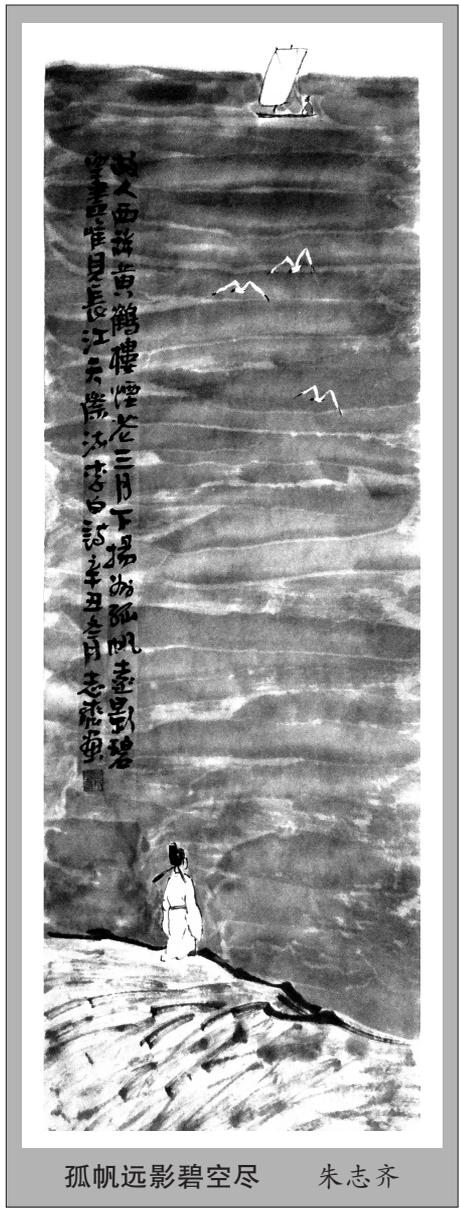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成名成家也一样,不一定是好事。凡事有利就有弊,物极必反。名人确实风光,名利双收、光宗耀祖,但“人怕出名猪怕壮”,更何况出的还是虚名。人出了名容易招来麻烦,容易被攻击,就像猪长肥了要被宰杀一

样。“人贵有自知之明”,行事不宜太张扬,是猫就不要说是老虎,是蚯蚓就不要说是蟒蛇,是武大郎就不要与姚明试比高。

孔子说得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不必担心有没有自己的地位,应该担心凭什么来占这个地位。不必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从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追求能够被别人了解就可以了。虚名这个东西,其实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不值得过度追求。就算追求得到,也会随着生死轮回,消失得无影无踪。

积人生60多年之经验,愚以为真正的名家靠的不是自我张扬,不是好事者的吹捧,不是虚假的宣传,而是靠“泥土下的生长”。当别人追逐时尚的风向、热闹着并空虚着时,真正的名家会在“泥土下”辛勤地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基础性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施肥、浇水、吸收阳光,积跬步以至千里,聚细流而成江河,“在历史不经意一回首间,他就成第一了”,悄然绽放出了靓丽而芬芳的花朵。

我坚信,当满大街都是这家那家时,“家”也就不值钱了!我宁愿做“泥土下”的默默无闻者,也不要“泥土上”的虚名。我向往着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人生活,无忧无虑,无功无名,享受着内心的宁静与充实。如是,足矣!



孤帆远影碧空尽 朱志齐



近日,收一邮件,洛阳寄,邮址全手写,字很帅,寄件人刘彦卿,洛阳市杂文学会会长。打开里三层外三层,露庐山真面:《洛阳杂文2022》,两本。

洛阳,千年百帝十三朝古都,杂文高地并先锋前哨。据《洛阳杂文三十年》介绍,1985年4月10日,洛阳市就成立了杂文学会。这是很早的。此前1983年11月4日成立的河北省杂文学会,乃全国第一家杂文学会。往后,1985年11月底,北京市杂文学会成立,就此,柳萌在《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中说,“这大概是杂文有史以来,中国的第一个杂文组织”。显然,他还未闻河北与洛阳的事。由此研判,此前成立的杂文学会不多。

洛阳市杂文学会是《洛阳日

报》催生出来的。1981年复刊的《洛阳日报》,几乎版版有言论,特别需要组建一支高素质言论写作队伍。现实需要、领导支持、河北鼓舞,杂文学会随即成立。负责言论的副总编辑黄秉忠出任会长挂帅印,副刊编辑宋继敏则成为杂文“播火者”。于是乎,一众河洛文化浸润的杂文人聚集在杂文学会旗帜下。学会的龙头和《洛阳日报》的阵地作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洛阳杂文风生水起。

地级市成立杂文学会,示范效应似更大。半年后,郑州市成立杂文学会;第二年,河南省杂文学会成立。一时间,大大小小杂文学会后春笋般冒出。一不留神,洛阳成了中原杂文“先锋前哨”。

书里书外感知:一年一次杂文征文大赛,一年一本优秀作品选的“双一”活动,是洛阳市杂文学会生命的“常青藤”。学会协会研究会的生机生命在于活动。“双一”活动:简便易行好组织,参与积极有动力,作者内质尽展示,易传易存见历史,乃打造杂文高地神器。

说杂文高地,首当看作者与作

一片文心向洛阳

——读《洛阳杂文2022》

● 于文岗

品。打开《洛阳杂文2022》,扉页上,主编、执行主编等一组大名亲切而亮眼,顾问名下:黄秉忠、孙建邦像两棵不老松尤为凸显,编审是资深编辑宋继敏。这还都是做嫁衣的衣工,主角则是获奖和推为优秀作品的59位作者及其作品。他们是从全市包括在校大学生等百余位作者的应征作品中评选出来的。他们,只有他们,才是洛阳杂文高地最生动给力的诠释。92岁高龄的黄秉忠也奉献《马相伯的遗憾》,蕴着思之深邃和史之沉重。还有外地文友作品,列“名家有约”目下,做绿叶捧红花。给我寄书,也因忝列拙文《辛丑“四大名太”》,凑一片叶。

杂文高地的诠释远不止此。附录《大事记》载:“2021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学会做出决定:自2021年起,设每年9月25日,为洛阳杂文日,届时举办相关活动”。“2022年7月19日,上海一收藏家,得知筹建中的中国(洛阳)杂文博物馆征集藏品,便将珍藏多年的1935年出版《杂文》第三期和1936年出版《质文》第5、6号合刊捐出。同月28日,安徽一收藏家

也将1925年出版第56期《语丝》周刊捐献”。凡此一鳞半爪,都在为洛阳杂文高地培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序是刘彦卿会长作的,开头即“《洛阳杂文》已坚持编纂12年了,一年一度的洛阳杂文征文大赛活动也坚持8年了……记得前些年,老会长孙建邦先生曾展望《洛阳杂文》愿景:‘如果能坚持个10年,10本儿《洛阳杂文》往书房的书架上一字摆开,那将是什么阵势?’一眨眼,这一切已成为过往。”

我也有一句感言:如各地杂文团体百花争艳“超洛阳”,再好不过;否则,莫如一笔一划“抄洛阳”,久久为功抄“双一”,那将是什么阵势?这就是我作本文之意,抑或更多杂文人心愿。

当然,“阵势”、“双一”,都是就文说文。执行主编李向伟在后记中说:近40年杂文学会,12本书,数百名作者,一个壮观的思想矩阵。《洛阳杂文》已经记录了,也正在记录着:在洛阳,曾经有一群人,为时代的进步呐喊过。”这话,透着一种无怨无悔的执着,拨动了我心弦。我的心,也飞向洛阳。

业界动态